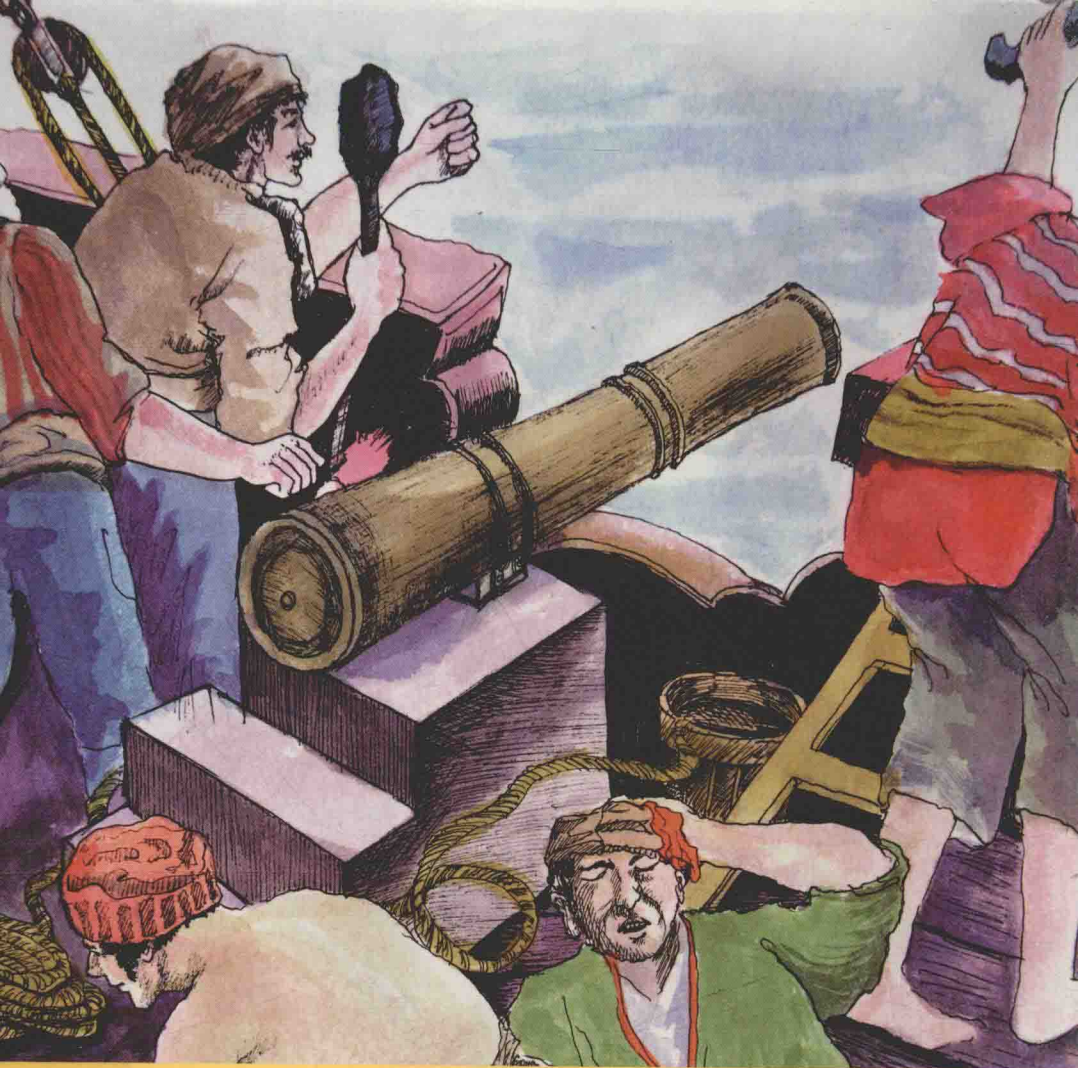




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部海盗探险小说
被誉为“儿童冒险故事的佳作”

浩瀚无际的大海，穷凶极恶的海盗，神秘诱人的藏宝图，一个英勇机智的少年与邪恶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

金银岛

〔英〕斯蒂文森 著
张贯之 译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英〕斯蒂文森◎著

张贯之◎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银岛 / (英) 斯蒂文森著; 张贯之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90-1326-4

I. ①金…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3907号

金银岛

著 者: (英) 斯蒂文森

译 者: 张贯之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余 微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校对: 郑红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5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01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326-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本序

斯蒂文森是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生著述十分丰富，有诗篇，也有小说。他以小说闻名于世，《金银岛》、《诱拐》、《化身博士》、《孩子诗的乐园》和《新天方夜谭》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斯蒂文森 1880 年开始构思《金银岛》，并于 1883 年出版。故事一经发表，立即被誉为“儿童冒险故事的最佳作品”，斯蒂文森也因此一举成名。

《金银岛》不仅是斯蒂文森的成名作，也是他全部文学遗产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这部脉络清晰、波澜迭起的海上历险、探宝小说，堪称整个西方文学传统中最著名的海岛冒险故事。书中的小主人公吉姆，在父亲的客栈里遭遇一名性格古怪的水手，水手不幸身亡，他在水手的皮箱里发现了金银岛的藏宝图。有钱的乡绅特里劳尼买了一艘名叫希斯帕诺拉号的大帆船，和李沃西医生一起，带着小吉姆到茫茫大海的一个荒岛上去寻宝。以西尔弗为首的一批海盗装扮成水手混上了希斯帕诺拉号，一场血腥屠杀正在悄悄酝酿之中，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巧的是机警而大胆的吉姆躲藏在苹果桶里听到了海盗们的阴谋诡计，他万万没有想到表面上温和、待人和善的厨师——西尔弗就是这次密谋的头目。吉姆把听来的密谋立即告诉了乡绅、大夫和船长，一场寻宝者与海盗之间的生死搏斗从此拉开了序幕。小吉姆离开大船遇到了被流放在岛上三年的野人本·冈恩，为后来的顺利找到宝藏打下了基础；他割断绳索，杀死了留在船上看守的海盗，把希斯帕诺拉号开到了无人能看见的地方，使海盗们陷于绝境；他夜回故地，不幸落入敌手，成了人质，但他力挽狂澜，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整个历险过程险象环生，但吉

姆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一次次逃离了险境。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叙述中除了惊心动魄的血腥屠杀，还处处有爱心的不断闪现，比如大夫在和海盗为敌的情况下依然为海盗们治病，履行着自己作为医生的神圣使命和职责，等等。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第一章 “本葆将军”客栈的老海员	1
第二章 黑狗的出现和消失	7
第三章 黑 券	13
第四章 水手皮箱	18
第五章 瞎子的下场	23
第六章 船长的文件	28

第二部 海上厨师

第七章 我上布里斯托尔	34
第八章 西贝格拉斯酒店	39
第九章 火药和武器	45
第十章 海上航行	49
第十一章 苹果桶里听密谋	55
第十二章 军事会议	60

第三部 岸上遇险记

第十三章 我的岸上惊险奇遇	65
第十四章 第一次打击	69
第十五章 岛中人	75

第四部 寨子营地

第十六章 弃船经历	81
第十七章 小船的最后行程	86

第十八章	第一天的战果·····	90
第十九章	守卫寨子的人们·····	94
第二十章	西尔弗谈判·····	99
第二十一章	海盗强攻寨子·····	105

第五部 海上历险

第二十二章	我的海上惊险历程·····	111
第二十三章	潮水急退·····	115
第二十四章	小船游海·····	120
第二十五章	我降下了骷髅旗·····	125
第二十六章	伊斯莱尔·汉兹·····	129
第二十七章	虎穴被俘·····	136
第二十八章	身陷敌营·····	141
第二十九章	黑券又至·····	148
第三十章	君子一言·····	155
第三十一章	寻宝记——弗林特的指针·····	160
第三十二章	寻宝记——树林中的人声·····	165
第三十三章	首领宝座的颠覆·····	170
第三十四章	大结局·····	176

第一部 老海盗

第一章 “本葆将军”客栈的老海员

乡绅特里劳尼、李沃西大夫和其他几位绅士让我把金银岛的全部详情记录下来。但是不要公开该岛的具体位置，因为那里还有埋藏的宝物，以防被人挖掘。现在是公元一千七百××年，我拿起笔似乎又回到我父亲经营的客栈名为“本葆将军”那个年代。当年，那位皮肤黝黑，脸上有一道伤疤的老海员就下榻在我父亲的客栈里。

老海员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投宿我父亲客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简直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他步履艰难地走到客栈门口，身后跟着一个仆人，仆人推着一辆装着海员手提箱的小车子。老海员的皮肤呈栗壳色，满是油污的辫子垂挂在脏兮兮的蓝外套肩上，他的双手不但粗糙，而且伤痕累累，黑色的指甲缺损断裂，他的一侧脸颊上留下的伤疤十分醒目。我记得他独自吹着口哨，把客栈四周扫视了一番，然后拉开嗓子唱起一支他后来经常唱的古老的水手歌谣：十五个人争夺死人箱——嗨呵呵，快来尝一瓶朗姆酒。他唱歌时的声音高而不稳，略带颤抖，像是水手在转动纹盘时高声呼号而叫破了嗓子。接着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木棒似的手杖重重地敲门，我父亲出来

应门之后，他便粗声粗气地要喝一杯朗姆酒。

酒端上来后，他便慢条斯理地啜着，像一位品酒师在细细品尝。他一边喝酒，一边向四周张望，又抬头看看客栈的招牌。

“这地方不错，挺方便，客栈的位置也很好。最近生意好吗？”他终于开口说道。

我父亲告诉他，近来生意清淡，很少有客人。

“那正好，”他说，“我就住这里。喂，伙计！”他对推车的仆人说，“就停这里，把箱子搬下来，我要在此暂住几天。”他继续对我父亲说，“我这人不讲究，很随意，每天只要一杯朗姆酒、熏猪肉和几个鸡蛋，还有在空闲时喜欢站在高处遥望过往的船只。你就称呼我船长得了。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要钱吗？”他扔下三四枚金币，“这点钱用完后，再向我要。”他威风凛凛，声色俱厉的讲话语气酷似一位长官。

他穿着简单，讲话粗鲁，看上去肯定不像普通水手，更像船上的大副或船长，惯于发号施令，或动手打人。从跟随的仆人处得知，他昨天上午乘邮车到达“乔治王国”旅馆，在那里询问海边的客店，大概听人介绍我们店的环境幽静，信誉很好，于是就选定住在我们店里。关于这位客人的来历，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他是个沉默的人，整天带着一架铜制望远镜在海湾走来走去，或是攀登峭壁望远。晚上，他总是坐在客厅一角的壁炉边，喝着掺水的朗姆酒。他只在喝醉时才和别人说话，否则偶尔抬起头，狠狠地瞪对方一眼，发出类似船在雾中鸣号的声音。我们以及来我们客店的人渐渐地了解了他的性格，任他自由为妙，避免和他在一起了。每天散步回来，他总要打听有无水手路过此地。起初，我们认为他是在寻找同伴，但最后才知晓另有原因，他是想有意避开这些水手。当有水手投宿“本葆将军”客栈时——这是常见现象，因为宿客可以沿海边大路到达英国西海岸（布里斯托尔），他总是躲在门帘后窥视一番，然后才走进客厅。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他总是噤若寒蝉。至少我是了解其



中的缘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分享了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把我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答应在每月的一号给我一枚四便士的银币，条件是我得时刻留意一个“独腿水手”，只要此人一出现，就立即报告他。经常到了月初我去向他索要报酬时，他总是把鼻子冲着我，发出不悦的呜呜声，并且眼神凶狠使我不得不跑走。可是不出一个星期，他又很快改变态度，把那四便士银币交到我手中，千叮万嘱，要我留心那个“独腿水手”。

从此，我经常梦到那个“独腿水手”，搅得我心灵不安。每当狂风暴雨之夜，大风刮动着房屋的四周，小湾里惊涛冲击着峭壁，我眼前就会浮现那人不断变幻着的狰狞面目。有时候我看到他缺了半条腿；有时候他缺了整条腿；有时候又变成了一个要么没有腿、要么在身体中部长着一条腿的怪物。我做的最可怕的梦就是看见他连跑带跳越过篱笆沟渠追我。总之，为了得到每月四便士的银币，这些可恶的梦魇使我付出了代价。

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水手”就心惊肉跳，但对船长本人并不害怕，不像认识他的人那样畏惧他。有几个晚上，他饮酒过多，头脑不清，在酒店里旁若无人地高唱粗俗狂放的水手歌谣。他不时吩咐在场的人饮酒，强迫他们听他讲故事，或者跟他一起合唱，所有在场的人战战兢兢，小心地应和着。

十五个人争夺死人箱——

唷呵呵，快快尝一瓶朗姆酒（用甘蔗汁酿造的一种甜酒）！

我时常听到“唷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的吼声震得房子发抖。大家见了十分害怕，所以都尽力地加入合唱，每个人都想唱得比别人响，以免挨骂。他在发酒疯时完全就像一个恶霸，猛敲桌子喝令大家肃静，要是有人提问题，他会立即加以制止，要是无人提问，

他又认为大家注意力不集中，继而大发脾气。他在讲故事期间不容许任何人走出客店门，直到他醉得昏昏沉沉，趑趄着走回房休息之后，客人们才可以离开。

他讲的故事十分恐怖，使大伙毛骨悚然，内容都是关于绞刑、走跳板、海上风暴、德赖托图加斯珊瑚礁、加勒比海的海盗及他们的巢穴之类。据他自己所述，他曾在海上与那些世上最凶恶的亡命之徒生活过很久时间。他讲故事时所应用的语句使我们这些朴实的乡下人感到震惊，如同他描述的罪行一样让我们惊慌不止。我父亲常抱怨道：长此下去无人会乐意光顾这里，客店的营业因而受损。甚至有些客人回家睡觉时还会在床上浑身发抖。但我相信，他住在这里对我们有好处。虽然当时大家十分受惊，吓得魂飞魄散，但过后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他的到来打破了乡村平淡的生活，甚至我们一群年轻人非常钦佩他，称他为“真正的老水手”、“不含糊的老海员”等等，英国正是依靠这种人才得以称霸海上。

从某方面上讲，他长期住下去很可能使我们破产。他住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预付的房费早就到期了，而我父亲毫无勇气向他索要。只要父亲一提此事，船长就会发出雷鸣般的鼻声，像在咆哮，并且瞪着我那可怜的父亲，使得他不得不退出房间。我常见到父亲在碰“鼻”之后扭绞着自己双手的无奈的狼狈相。我确信这种敢怒而不敢言的压抑心情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自从他住在我客店里，从小贩那儿买过几双袜子外，他始终没有换过衣服。他帽子的一道卷边倒挂，任它悬挂着，虽然遇到刮风时极为不便。我记得他的外衣破旧不堪，补了又补，到最后全是补丁。他从不写信，也没有收到过信。他从不与人交谈，即使偶尔与店里的熟客摆谈几句，那也多在他喝醉了朗姆酒之后。至于那只大皮箱，我们谁也没有见他打开过。

他只有一次遇到了对手，那是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一天下午，李沃西大夫给我父亲看完病后，天色渐晚，就在我家吃了一顿便饭。饭

后，他去客厅里抽一斗烟，等候他的马从村里牵来，因为我们客店当时没有马房。我跟随大夫进入大厅，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夫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两眼炯炯有神，而我们乡下人则显得十分普通，尤其是那个衣衫褴褛、不爱干净、看似稻草人的船长，由于饮酒过度，蒙蒙眈眈地趴在桌子上。他和大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忽然，他又扯开喉咙唱起那支水手歌谣老调：

十五个人争夺死人箱——

嗨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其余的都被酒和魔鬼断送了命——

嗨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最初我猜想“死人箱”可能是放在前楼他那间屋里的大箱子，这只皮箱和独腿水手经常浮现在我的噩梦中。不过，我们在这时已经不太留意船长的歌谣，只有李沃西大夫是首次听到。我看得出他对此毫无兴趣，生气地抬头向船长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同花匠匹泰勒谈医治风湿病的新方法。当时船长唱劲十足，最后拍了一下面前的桌子，大家都明白那是叫人静下来。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李沃西大夫依旧口齿清楚、语调亲切地继续说话，每吐几个字就轻快地吸一口烟。船长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猛拍桌子，最后夹着一句下流的诅咒喊道：“那边的人听着，不许讲话！”

“先生，你是在对我讲话吗？”大夫问道。船长说正是，同时又咒骂几句。“我给你一句忠告，”大夫说道，“如果继续酗酒，你很快就会死的，世上不久就会减少一个十足的混蛋！”

船长听后怒不可遏，一跃而起，掏出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刀，把它打开后平放在手掌中，威胁着要用飞刀把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镇定自若。他像刚才一样侧过头来，用同样的语气对船长讲话，声音响亮，房间里人人都能听见。大夫极其镇静而坚决地说：

“如果你不把刀马上收回口袋里，我发誓要在下一次巡回审判时一定送你上绞架。”

接着，两人怒目而视，展开了一场目光对峙战，但船长很快败下。他收起刀子，像一条挨了打的狗，嘴里喃喃骂着，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先生，”大夫继续说，“既然我知道我管辖的区域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从此以后，我会日夜监视你。我不只是医生，我还是本地区的法官，所以你放规矩点。如果有半句抱怨你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哪怕只是类似刚才那样的无礼行为，我将采取有效措施，把你抓起来，然后驱逐出本地，其他的我不想多说。”

不久，李沃西医生的马到了门口，他骑马离去。当晚，船长没有吭声，变得安静多了。在此后的好几个晚上，他不再喧闹了，客店一片清静。

第二章 黑狗的出现和消失

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神秘古怪的事件。这些怪事终于使我们摆脱了那位脾气暴躁的船长，但并没有摆脱他带来的麻烦。那年冬天格外的寒冷，寒风刺骨，霜雪经久不化，一片凄凉。我那久卧病床的父亲，恐怕难以活到来年的春天了。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清楚。他的病情每况愈下，我和母亲只好把店里的全部事情承包下来，十分繁忙，因而无暇顾及那位不受欢迎的客人。

在一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一个清晨，小湾在严霜的覆盖下一片灰白，水波轻柔地拍打着沿岸的石头。太阳日渐升起，刚碰到山顶，远远地照射着海面。这天船长起得比平日早，他腋下夹着铜制望远镜，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一把水手用的弯刀在蓝色旧外套下左右

晃荡。我记得他一路走，一路大口喘气，从口中吐出的气体像烟雾似的在他身边缭绕。当他最后转身走向一块巨大的岩石之时，我还能听清从他鼻子里发出的阵阵怨恨的呼哧声，好像因遭到李沃西大夫的训斥而耿耿于怀。

我母亲在楼上陪伴父亲，我在楼下正准备着船长回来要吃的早餐。突然，客厅的门被推开，走进一个陌生人，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面色苍白，左手缺两个指头，腰间佩挂弯刀，看上去并不凶狠。我时刻注意发现“独腿”或“双腿”的水手，而这个人当时却使我难以作出判断。他的外表不像水手，但却有几分水手的气质。

我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说他想喝一杯朗姆酒。正当我离开去取酒时，他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把我叫回去。我只好手拿餐巾原地站着不动。

“过来，孩子，”他招呼道，“再靠近点。”

我向他那个方向跨近一步。

“这桌上的早餐是不是为我的同伴比尔准备的？”他斜视着眼睛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早餐是为住在我们客店的客人准备的，大家都叫他船长。

“对，你们可以叫他船长，因为他很像船长，”他说。“他脸上有一个刀疤，酒醉时很讨人喜欢。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和你打赌，你那位船长脸上也有刀疤，而且是在右脸上，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我的朋友是不是在他的房间里？”

我告诉他，船长出去散步了。

“上哪儿，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向岩石的方向告诉他，船长大概什么时候能返回。我一一回答了他另外提出的几个问题。“啊，”他说，“待会儿比尔回来见到我，自然会像看到好酒一样喜出望外。”

当他讲此话时，脸上的表情并不愉快，而我认为，即使他的话不

假，但这位陌生的客人的估计是错误的。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再说更不知道如何办，我不必多想。这位陌生人总是徘徊在客厅门口，眼睛盯着拐角，像猫儿守候老鼠似的。有一次我走出店门来到大路上，他立即把我叫回去。大概是我服从命令欠利索，他惨白的脸上旋即露出凶相，喝令我马上进屋，并骂了一句脏话。当我回到房间后，他又恢复先前那种半哄半讽的态度，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他非常喜欢我。“我有一个儿子，”他说，“长得和你一模一样，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但男孩子最重要的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孩子，你一定要服从纪律。如果你和比尔一起出过海，你就不会站在那里让人家吩咐第二次命令，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比尔做事向来果断，和他一同出过海的人都知道。瞧，果然是我的朋友比尔回来了，他腋窝下夹着望远镜。这肯定是他，愿上帝保佑这老头！孩子，我们快回客厅，躲在门后，给他一个惊喜，令他出其不意，但愿不会惊吓他。”

说着，那陌生人就和我一起回到客厅，他让我站在他背后，躲在门角落里，以便开门时我们都被遮挡住。看到这种状况，我很不舒服，心里害怕；当我瞧到陌生人也是一脸惊恐状时，心中更加忐忑不安。只见他试了试弯刀的刀柄，从刀鞘里抽出利刃，然后又放回去。我们在门后等待的时候，他好像一直想吞下卡在喉咙里的东西。

船长终于迈步进屋，砰的一声关上门，也不环顾左右两边，径直穿过客厅走到我给他准备好早餐的那张桌子。

“比尔，”陌生人高声招呼道，听声音我猜想他在给自己壮胆。

船长闻声急忙转过身子，他褐色的脸一下变得灰白，连鼻子也变青了，其神态好像是遇见了妖魔鬼怪或比这更可怕的东西——如果世上可能有的话。说真的，看到他在一瞬间变得那样衰老虚弱，我真感到难过。

“啊，比尔，你认出我啦，你一定忘不了你的老伙伴。”陌生人说。

船长一时喘不过气来。

“你是黑狗！”船长大声叫道。

“还能是谁？”陌生人答道。此时，他显得十分轻松。“正是当年的黑狗，特地前来看望住在‘本葆将军’客店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啊，比尔，自从我失去两个手指后，咱俩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那只残废的手。

“没说的，”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现在住在这儿，说吧，你要怎么样？”

“你还是那脾气，比尔，”黑狗回答道，“你说得有理，比尔。这样吧，先让这位可爱的孩子给我端上一杯朗姆酒。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坐下来，像老船友那样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当我端上朗姆酒，他们已经面对面地坐在餐桌两边。黑狗坐在靠门的一边，这样他既可以注视船长的举动又可以随时夺路而逃，我想大概如此。

黑狗叫我走开并将门大敞开着，“这样做是不让你从门锁孔中偷看。”他说。于是我离开他们，回到酒柜的后面。

尽管我竖起耳朵，留神偷听，但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一阵窃窃私语声，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后来，两人的声音渐渐提高，我才听出只言片语。不过大多是船长骂人的话。

“不，不，不；不要说了！”船长叫嚷道。接着他又说，“如果要死，大家一起死，这就是我的意见。”

不一会儿，突然爆发出一连串可怕的咒骂声和其他的响声：椅子、桌子一下被掀翻了，继而是钢刀的撞击声。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声，我看见黑狗左肩膀流淌着鲜血，拼命地冲出屋里，船长紧紧追赶，两人手里都握着刀。追到门口，船长使尽力量，举起刀对准黑狗猛地砍去，要不是“本葆将军”店的大招牌挡住，黑狗的脊梁骨早被劈断。直到今天，那刀痕仍留在招牌下端，清晰可见。

一场恶战就以这样一击告终。黑狗虽身负重伤，但一出客店跑到大路上，却跑得出奇地快，没过半分钟就消失在山背后。船长却像发了疯似的直瞪着那个招牌，怨气十足。过了好久，他揉了揉眼睛，